

doi: 10.3969/j.issn.1674-8425(s).2015.06.003

# 从禅宗观点看未来基督教的走向

周昌乐

(厦门大学 智能科学与技术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除了民族文化的差异外,基督教与禅宗两者之间的主要差异并非是在万物起源的解释上,而是主要体现在拯救心灵的途径上。与禅法思想相比较,归纳起来,基督教教义中有关拯救途径主要基于原罪论(生来有罪)、信靠论(上帝主权)、预定论(事先拣选)这三条原教旨之上,远没有完全自信自立自成的禅法途径彻底。因此,只有破除外在的权威“上帝”,才可以使基督教进一步向着更高宗教形态阶段发展,而目前非实在论基督教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代表着基督教的发展走向。当然,基督教要达到禅宗倡导的思想高度,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衷心希望,像那种贴近日常生活的非实在论基督教,能够更多地融入禅宗的思想,发展得更加完善。

**关键词:**基督教教义;禅宗心法思想;宗教修行方法;非实证论基督教;未来基督教

中图分类号: B9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425(2015)06-0014-08

## Future Direction of Christianity from View of Zen

ZHOU Chang-le

(Department of Intellig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In addition to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the main differences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Zen are not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origin of all things, but mainly in the way of saving soul. Compared with the thoughts of Zen, the saving ways in doxies of Christianity mainly lie in three fundamentalisms, and they are theory of original sin (born guilty), trust (god's sovereignty) and reservation (chosen in advance), which is not completely self-confidence, self-reliance of its own method like Zen way. Only broke out the authority of the external "god", can the Christian religious form get further development toward a higher stage. While the un-realism of Christianity, in this sense, represent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hristianity recently. Of course, Christianity still has a long way to go to reach the highly thought that Zen advocated. We sincerely hope that the un-realism Christian that is sort of close to the daily life can involve more into the thought of Zen and have more perfect development.

**Key words:** Christian doctrine; Buddhism thoughts; religious practices method; empirical theory of Christianity; Christianity in future

收稿日期: 2015-05-06

作者简介: 周昌乐(1959—),男,江苏太仓人,教授,理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心智仿造、圣学发微、禅法实证等。

引用格式: 周昌乐. 从禅宗观点看未来基督教的走向[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2015(6): 14-21.

**Citation format:** ZHOU Chang-le. Future Direction of Christianity from View of Zen[J].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2015(6): 14-21.

## 一、引论

基督教属于上帝一神教,除了上帝这个绝对的权威外,上帝一神教禁止一切偶像崇拜。上帝一神教起源于远古时期的希伯来民族,是由其首领摩西创造的。后来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形成如图1所示种种流派,其中就包括基督教。新教是基督教后来比较先进的表现形态的主要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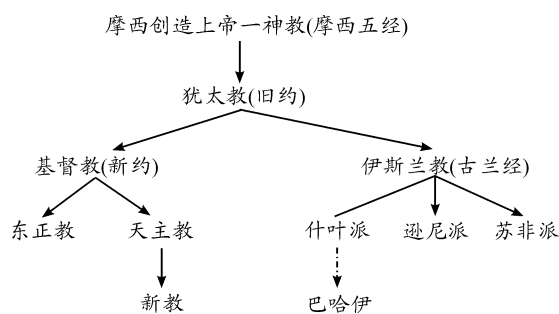


图1 上帝一神教的历史演变

基督教的共同信条基本有:(1)信仰三位一体的神,(2)信仰始祖原罪,(3)信仰基督救赎,(4)信仰灵魂不灭与末日审判。其中不同于天主教和东正教的新教则又发展了其特有的信条,包括:(1)上帝的恩宠与主权,(2)因信称义,(3)圣经是信仰的唯一准绳,(4)教会是基督徒的团契(fellowship)。

因为要从禅宗的观点来分析基督教的走向,作为对比,这里也把禅宗思想的要点归纳如下:(1)顿悟自性,任运自在:了却一切烦恼是为自在,通过知天道得大智慧,达到心无挂碍,无念、无相、无住,成就如如之境。(2)信心不二,不二信心:是真达不疑之道的自信心,才是自成禅道的不二法门,自信、自立、自为的自力途径。(3)慈悲为怀,仁爱济世:诸恶莫作,诸善奉行,宽容、从容、包容,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修成禅道。有关禅宗思想论述参见文献[1-3]。

如果把基督教与禅宗拿来作仔细比较,不难发现两者之间既有许多相同之处,也有许多不同之处,如表1所列。在我看来,除了民族文化的差异外,两者之间的主要差异并非在万物起源的解释上(所谓终极本体,一个归于上帝(神),一个归于空性(自性),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特别是希伯来先民们的上帝概念就是源自于首字母阿拉法,代表空无和精神,也是一切的源泉),而是主要

体现在拯救心灵的途径上(是全靠救世主上帝,还是全靠我们自己)。就此而论,与禅法思想相比较,归纳起来,基督教教义中有关拯救途径的最大不足在于如下三个方面:(1)原罪论(生来有罪);(2)信靠论(上帝主权);(3)预定论(事先拣选)。

表1 基督教与禅宗主要方面异同比较表

比较内容	基督教	禅宗	比较内容	基督教	禅宗
拯救途径	因信称义	自成佛道	拯救可能	预定拣选	人人具足
自我认同	否定	肯定	日常用功	日用即禅	日用即道
臣服权威	肯定	否定	内在作用	圣灵事工	顿悟自性
人类本性	原罪固有	佛性具足	信心获得	顺服上帝	自我肯定
忏悔祈祷	重要	次要	最大恶源	肉体	心念
善源根本	灵魂	心性	改革目标	从神到人	从佛到人
创立者	耶稣	慧能	后继者	十二使徒	十大弟子
传播功臣	保罗	神会	言行事迹	四福音书	四种坛经
神迹传说	肉身复活	肉身不坏			

或许,一些信仰基督教的信徒对此分析会不以为然,认为这不过是站在禅宗立场上的武断之论。为此,我们下面就依据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sup>[4]</sup>来分析新教教义所存在的这些不足之处,然后再指出基督教未来如果要进行完善性改造,应该采取的做法。

首先,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完全是建立在《圣经》正确性的前提下的论述,因此新教教义的立足点就是“《圣经》就是神的主旨”(关于这一点,就有执著文字之嫌,因为无论是《摩西五经》,还是《旧约》《新约》,都是人为编写的,是有限文本,绝不可能代表无限神的旨意)。正如加尔文自己指出的:“所以我们若想领受真正的基督教信仰,就必须相信这信仰是根基于天上的教义,除非我们研究圣经,否则就丝毫不能明白纯正的教义。”<sup>[4]</sup>如果从基督教教外的视角来看,这样的基督教教义是通过图2所示的关系起作用的。如果与天主教的得救途径比较,新教得到拯救的关键,就是“圣灵印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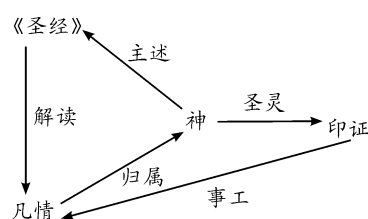


图2 基督教教义实际关系

应该说,新教之所以比天主教进步,就在于突显出“圣灵印证”并成为向“教会权威”发难的利器。比如《基督教要义》第七章的标题就是“圣经必须受圣灵的印证,如此,圣经的权威才得以确定;若说圣经的可靠性依赖教会的判断,这是邪恶的谎言”。这样一来,就使得新教拯救途径更加趋向大众的自救。但尽管如此,这样的“自救”依然是要遵循原罪论、信靠论和预定论这三条基督教原教旨的,因此远没有完全自信自立自成的禅法途径彻底。其实,也正是这三条基督教原教旨,成为妨碍新教进一步发展的原因。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这其中的道理,让我们逐一加以剖析。

## 二、原罪论

基督教认为人是生来有罪的,这就是所谓的原罪论。加尔文是这样描述的“既然全人类都出于不洁的精子(指犯了原罪亚当的精子),所以我们生来就已被罪恶玷污。”<sup>[4]225</sup>但是,这样的论断显然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从逻辑上讲,就算是亚当犯了罪,亚当的精子却是造物主所造,是纯洁无瑕的,没有犯罪。因此,人即使犯了罪,这罪也并非生物学意义上遗传的,而只是社会学意义上传播的,怎么会是我们生来就有罪了呢?!但加尔文的意思却是这罪也是可以遗传的。他这样说“因此,父母的污秽遗传给儿女,甚至所有的后裔在出生时就无一例外地被玷污了。若非我们追溯到人类的始祖,我们就无法找到那污染之源。我们必须确信,亚当不但是人类的始祖,也是人类本性之根,因此说全人类受亚当罪的玷污是应当的。”<sup>[4]225</sup>

这简直就是一派胡言乱语。意思是说,人类的基因就是有罪的,上帝造的人类基因是坏的?!更何况,人类的祖先并非是什么亚当,亚当顶多是犹太人的祖先。另外,按照此说,摩西、大卫、基督、保罗等都是亚当的后代,他们也是有原罪的吗?!别忘了,基督就是神,这样就变成神也是有原罪的了。这就使得下面这句话出现了悖论“亚当的败坏牵连我们,使我们与他一同堕落,然而基督以他的恩典使我们重新获得救恩。”<sup>[4]226</sup>

也许,加尔文可以辩称“人被造时是纯洁无瑕的,所以人不能因自己的罪而迁怒于造物主。”<sup>[4]160</sup>可问题是,所造之人(亚当)的罪也是造物主通过蛇

的引诱作弄出来的。这样就发生了一个更大的悖论,至善、全知、全能的神所造的人是有原罪的,而这原罪却又是神故意施与的,但人还不能“迁怒于造物主”。更荒唐的是,神使人有了罪,然后神再想方设法去拯救这些有罪的人,使其从善。那么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其实说“人生来都是原罪的”本身就是一个自毁命题。因为如果该命题为真,人就是天生有罪的,而这些罪人说的话是不可信的,“因人的意志被罪的权势捆绑,无法趋善,更不用说行善”<sup>[4]272</sup>。因此,“人生来都是原罪的”也是不可信的,结果这一命题必然为假。就这一点而言,其立论就远不如禅宗高明。禅宗认为“菩提佛性,人人自有”,人生来都是善的,因此这些善人说的话是可信的,从而可以确认“菩提佛性,人人自有”命题确实是真实的。

再说了,要将一个有原罪的人变成无罪的人,几乎是不可能的。而要将一个无原罪、只因后天习染了许多恶气的人还原为无罪的人却是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从科学上,还是从逻辑上,甚至从实践上讲,基督教的这种原罪论远远不如禅宗的“本善论”完善和高明。因为,按照基督教的教义“被神视为义人而不是罪人才算称义,因此这人在神的审判台前被判无罪,但所有的罪人都必被定罪。”<sup>[4]721</sup>这样一来,就有了矛盾:一方面人是在遗传上就是有原罪的,因此这罪一定是陪伴终生并遗传下一代的;另一方面就是有罪的人都将在最终的审判中被定罪,于是根本就没有人可以获得拯救。既然这样,信奉基督教还有什么意义呢?所谓“因信称义”就是“称义完全出于基督的恩典,人借着信心被称义”<sup>[4]723</sup>。但称义依然还是有罪的,如何可能获救呢!因此,基督教教义中的原罪论是荒谬的、自相矛盾的,也是不可取的。

## 三、信靠论

所谓信靠论,就是说人们要得到拯救必须依靠三位一体的神(特别是基督,充当中保角色),所谓因信称义,而不是自信自立自成。按照基督教的教义,人自己是无力行善的,只有信靠神的指引“所以神运行爱、对义德渴慕和热诚,就是在我们身上动他的善工;或更准确地说,神影响、塑造,以及吸

引我们的心行义。而且,他借使我们坚忍到底来完成他的善工。”<sup>[4]275</sup>

首先,加尔文强调“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智慧,也就是那真实与可靠的智慧,几乎包含了两个部分,就是认识神和认识自己。”<sup>[4]3</sup>一方面“不认识自己就不认识神”,另一方面又强调“不认识神就不认识自己”。但就是没有把神与人等同起来,非要分为两个方面来阐述,把原本简单的道理弄复杂。这一点就不如禅宗直接,即心即佛,神人合一,神即圣灵,圣灵即人心,人心即人。新教中的“圣灵”就是禅宗中的“自性”,所以可以将加尔文论述中的“神”用“圣灵”替换,然后再将“圣灵”替换为“自性”,那么其所论述的原则,就与《坛经》的思想大致相同了。不同的就在于新教有一外在的神主宰一切,而禅宗没有这外在的权威,一切都归于内在的自性,强调自信、自立、自为以得到自在之性的显现。因此,加尔文强调否定自我、谦卑认罪、依靠他力;而禅宗强调肯定自我、自信自成、依靠自力(禅宗的这种观点,简单地说就是《国际歌》中所唱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而基督教教义中却离不开外在的虚构的救世主。)

基督教教义中所依靠的他力,不是别的,就是中保基督。“但因人的堕落,若不是中保基督使我们与神和睦,无人能体会神是父亲、救恩的泉源,或赐福者。”<sup>[4]7-8</sup>也就是说,中保基督为人们提供了认知神的信心,这就是一种他力的表述方式。这句话如直言来说就是神使我们与神和睦,让我们认识神就是救主。说神是一切良善的源头,与说自性是一切良善的源头本无差别,但是因为新教主张人之初性本恶(原罪)和禅宗主张人之初性本善(佛性),于是就造成了本原上的根本不同。

不同于禅宗强调自信自立,基督教的信心来自神,强调神的应许就是信心的支柱。“神白白赐给我们的应许就是信心的根基,因信心建立在这应许之上。信心确信神在万事上都是信实的,不论是他吩咐或禁止的,也不论是他应许或警告的。同时,信心也以顺服的心接受神的诫命,不做他所禁止的,留意他的警告。但无论如何,信心始于应许,并倚靠应许,以及在这应许上坚忍到底。”<sup>[4]563-564</sup>

总之,信心就是彻底地臣服于神!因为信心的知识并非是俗世间的普通知识,而是对上帝认知与臣服。比如,“因此,信心被称为‘信服真道’,而

这是最蒙神悦纳的顺服”<sup>[4]541</sup>;再如,“信心倚靠对基督的认识。而且人若没有圣灵的成圣,就不可能认识基督。由此可见,信心绝对不能与敬虔的性情分开”<sup>[4]542</sup>;以及“当保罗说‘我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时,他的意思是:人盲目地相信他所不明白,或甚至不去考察的事是不够的。反之,他要求我们要具体地认识那使人称义之神的良善”<sup>[4]534</sup>。但遗憾的是,所有这些论述的都是有住之境,是他信,不是自信,不彻底,不自在,怎能道成肉身呢?况且,人(比如加尔文)认识到人的能力是有局限性的,这种认识能力不正说明人的能力的超越性吗?因此,任何论证人类卑微的论述,也同样都是自毁命题。

也许,加尔文也发现,光靠这外在的神,是无法解决内在心灵解放的,敬拜神从根本上就无济于事,而只是被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束缚,无法得到真正的拯救。因此,除了强调认识神包括信靠和敬畏神的主权外,同时也强调了信徒们自身信心与行动的重要。应该说,作为一种拯救人心的说教,所有宗教都无不强调信心与行动的重要,这是不言而喻的,所有信仰之根基也在于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于信仰而言,重要的不是信仰的内容,而是达成坚定信仰的状态本身。即使依赖神这个他力,最终的觉悟还是要通过个人内心印证的,因此说到底还是归结到自力自为之上。因此,加尔文也不得不说“我们应当留意这点:那些内心被圣灵教导的人都真正地依靠圣经,而圣经则是自我印证的。因此,若想用证据和理性来印证圣经,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应当确信圣经的教导,而这确信是借着圣灵的印证而得的。即使我们因圣经的威严而敬畏它,但除非圣灵将神的话印在我们心中,否则它不会真正影响到我们。”<sup>[4]50</sup>这里的“自我印证”、反对一切“他引印证”无疑是完全正确的。基督教教义中的“他引”是绝对不可能包括神的。

于是为了自圆其说,做到既依靠神的主权,又能够达到这种内心的印证,基督教教义中创造出“圣灵事工”的学说,用圣灵事工来证明这“自我印证”也是外在神的功绩。“圣灵远超过任何受造物。因为这位无所不在的圣灵扶持万有,使他们成长,并在天上和地上赐给他们生命。圣灵在受造物的范围之外,因为他不受任何限制。圣灵既可赏赐活力、内在的本质、生命以及活动给万物,无疑他就是

神。”<sup>[4]115</sup>不过,由于绕不开“自我印证”这里所讲到的圣灵,又有点自力的味道了,只不过是兜着圈子讲自力——这自力也是源自于万能的神,因为圣灵就是神。

进一步,当加尔文说出“圣经在多处经文中教导,圣灵使人重生并非借任何外力,而是借着祂本身的大能,而且这生命不但是今生的,也是永恒的”<sup>[4]115</sup>,以及“然而,信心是圣灵主要的事工。因此,常用来描述圣灵的大能和运行的术语都与信心有关,因唯有借着信心,圣灵才能带领我们进入福音的光明之中”<sup>[4]529</sup>时;其实已经明白地看到,基督教教义中终于还是说要依靠自己的信心了。可见,所谓外在的圣灵,不过就是内在的自性罢了,只是基督教不敢也不愿承认而已,而是把信心的源头归于圣灵。“同样地,当保罗说帖撒罗尼迦信徒借着在圣灵里的成圣和信真道被神拣选时,他向我们强调信心唯一的源头就是圣灵。”<sup>[4]629-630</sup>

问题是,如果圣灵就是自性的话,显然禅宗的讲述更为简洁,而基督教的论述则颇为繁复。因此,即使是基督徒的觉悟也同样倚赖于自性的显现。比如加尔文就说到“因为除非使人醒悟的灵打开人的心眼,否则神的光照是徒然的。因此,祂(圣灵)被恰当地称为打开天国宝藏的钥匙,且他们光照成为我们的悟性。”<sup>[4]530</sup>显然,这一点不如慧能将其归于自性彻底,慧能的话不拖泥带水,简捷明了。人人具有此自性(圣灵)显现的可能,自成自显。禅宗认为信心没有对象,就是自性(或者说就是信心自身),而基督教认为信心的对象是基督,是外在的一个权威。前者强调自力觉悟,后者显然是强调他力觉悟。前者认为自己就是“基督”,拥有本来具足的自性;后者则认为自己是“有罪的卑微者”,没有能力自救,只有信靠无所不能的基督的圣灵,才能称义成圣,使圣灵住在自己的心里。

因此,基督教总是要通过寻找外在的神来使自己有信心。加尔文说“的确,信心只仰望一位神,然后也必须加上‘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若基督的荣光没有照耀我们,神便永远向我们隐藏。因这缘故,父神将他喜悦启示的一切交付他的独生子,使基督借赏赐父的祝福,彰显父荣耀的本体。前面说过,我们必须被圣灵吸引才会寻求基督;同样地,我们也要强调,唯有在基督这形象上我们才能寻见那看不见的父神。”<sup>[4]532-533</sup>并且,他“不惜强调

要除去人们的自信。比如,加尔文的《基督教教义》第二卷第二章开头的小节标题就是“正确认识自己就除去一切的自信”,这标志着新教与禅宗强调自信自立自成的思想正好背道而驰。新教是通过否定自我从而达到宗教性的被觉悟,其基点是建立在对上帝无保留的敬拜和服从之上的,几乎达到了盲信顺从的地步。而禅宗则完全相反,是通过肯定自我来达到信心的自觉自悟,不盲信任何权威,只依靠自己的智慧,自己体悟自性,达成那如如之境。

关于这种修成正果达成途径的差别,可以用《圣经》里“神禁止亚当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这一隐喻来分析。为什么要“禁止吃分别善恶的果子”呢?因为对于体悟终极本体,首当克服的就是分别之心,对于唯一神的敬拜也一样,只有除去分别之心才有可能瞥见神性的显现。分别之心是一切罪恶的源头。不同的是,基督教信奉者认为人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做到去除这分别之心的,因此只有顺从神,放弃自我努力,才能够去掉分别之心。而禅宗的观点则相反,认为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智慧去除分别之心,无须依靠外在的权威和他力,因为依靠神本身也是一种执著,更添一份分别心,无助于去除分别之心。

正因为这样,加尔文在《基督教教义》中说到:“既是如此,无疑地他(神)的旨意应该作为我们生活的准则,所以我们若不顺服、服事神,就是邪恶、败坏的人。而除非你承认神是一切良善的源头,否则你便无法清楚地认识神。”<sup>[4]9</sup>但如果你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这里实际涉及到了循环定义:除非你认知神,否则你便无法承认神是一切良善的源头。问题是什么又是神的旨意?是靠人为的揣测吗?还是良心发现?或许只能是通过圣灵做工,即自性的显现。如果是这样,就没有必要有一个外在的权威在其中碍手碍脚。因此,基督教教义中的信靠论是不完善的。

#### 四、预定论

至于预定论,就是说信仰基督教的人并非都能够得到神的拯救,那些得到拯救的人都是神事先拣选的“拣选并非出于神对人功德的预知,乃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的计划。”<sup>[4]941</sup>加尔文进一步指出:“神的拣选表现为:神并没有将救恩的盼望赐给所

有的人,而是赐给了一些人,同时拒绝了其他人。”<sup>[4]18</sup>这便是所谓预定论的基本着眼点:不是人人都能得到拯救,只有一部分人能够被拣选,得到神的恩典而获得脱离罪的自由,这种恩典完全是出自神的独断专行!

既然这样,那么基督教徒们有什么理由还要全心信靠神呢?加尔文的解释是这样的“预定论表现出的基本精神是,信徒不是因其行为得救,但其行为却可以成为他们已经得救的结果或印证,可以用来回答‘我是否被拣选?’这个基本问题。”<sup>[4]19</sup>注意,是“拣选为了成为圣洁,而不是因为圣洁而蒙拣选”<sup>[4]944</sup>。因此,如果神的预定计划中压根儿没有你,那么不管你如何信靠神、敬拜神、顺从神,如何有功德、有善行、有圣洁,你照例是得不到拯救的,神照样会关了你永生的门。反之,如果神的预定计划中有你,那么即使你杀人越货、十恶不赦(用加尔文的话说是“生来全心趋恶之人”),也照样可以得到救恩。可怜的基督徒,只能逆来顺受,听“神”由命了,这是何等愚昧人的说教呀!

可是按照基督教教义,你还得对这样的拣选顶礼感恩,因为无论神是否眷顾你,这都是神的美意。“实际上,生命的约并不是传给所有的人,且听到这信息的人也不都会有同样的反应,而这不同的反应彰显神深奥的智慧,这差别就证明神永恒的拣选。然而,若神只将救恩提供给一些人,而其他的人没有得救的机会,是完全根据他的美意,我们立刻就必须面对既大又难回答的问题。”<sup>[4]928-929</sup>

因此,即使你原本就不在神预先计划的名单之中(当然,这份名单只有神自己知道),依然要信靠神,并坚定对神的信心。当然,按照基督教的一贯主张,这信心也来自神。“既然整本圣经都教导信心是神白白的恩赐,那么当我们这生来全心趋恶之人开始立志行善时,完全是出于恩典。”<sup>[4]278</sup>不过,这样白白给予信心,也是要由神来拣选的,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得到这样的恩典的。“显然,唯有神的选民才拥有圣灵重生、感动和引领之特权。”<sup>[4]282</sup>甚至信徒们一切善良的表现也同样来自神的恩典。加尔文说“的确,有充分的理由使我们相信,良善唯有源于神,并唯有神的选民才拥有趋善的意志。我们必须在人之外寻找人被拣选的起因。人之所以有趋善的意志并非出于自己,而是出于那在创立世界之前拣选我们的神之美意。再者,另有相似的理由:

由:既然立志行善和行善本身都来自自信心,我们也要查考信心的来源。”<sup>[4]218</sup>

总之,加尔文认为可以将拣选教义归结为“圣经明确地教导,神根据他永恒不改变的计划拣选了他预定赏赐救恩的人,以及遗弃他预定灭亡的人。我们深信对神的选民而言,这计划是根据他白白的怜悯,而不是人的价值。但神以他公正、无可指责却测不透的审判向他所预定灭亡的人关了永生的门。”<sup>[4]939</sup>

非常奇怪的是,一方面基督教教义不惜利用一切利诱(得到神的拯救)与恐吓(关了永生的门)来训导教徒们;另一方面又宣称教徒们是否得到拯救与其努力无关,完全是神预先就制定好的计划。于是,如果再结合原罪论,以及所有的罪人都必须被定罪,那么根本就没有人可以获得拯救。

神的应许也许本来就是一张空头支票,因为神自有他预定的计划,不见得就应许给你,这又如何能靠得住呢?!与禅宗人人皆能成佛的观点完全相左,按照基督教教义,任何信徒根本就不可能永生,也根本无人可以得到拯救。因此,这种预定论的空头支票就变得毫无意义,由此不难看出预定论的固有欺骗性。

## 五、结论

从上面原罪论、信靠论和预定论的分析就不难看出,基督教最大的谎言归结到一点,就是基督教徒们如果希望得到解脱,就离不开外在绝对权威——上帝。归根结底,基督教救赎途径的不足之处就是对人为虚构之上帝的依附、依靠和依赖。因此,就心灵拯救的方法途径而言,基督教不如禅宗彻底,因为敬拜神从根本上是得不到解放的,而只能是被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束缚,难以得到自信自在之心(不被包括神在内的任何事物束缚,才能够真正达成自在之境)。

其实,反观基督教的演变史,就是一个不断圆谎与掰谎的历史。古人由于对自然法则的愚昧无知,提出了一个“唯一神”的概念,撒下了一个弥天大谎,制造了万能的造物主和救世主——上帝,接着当然就要去圆这样一个臆想中“神”的谎言。摩西提出了第一个比较系统的圆谎理论,即所谓《旧约》中的《摩西五经》,与犹太民族发展史联系在一起,将神的威严和权力阐述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结

果人神分离 致使人们最后不敢亲近神或者说神要遗弃他的子民。于是《福音书》的使徒们不得不提出一个更加深奥的圆谎理论,基督于是就诞生了,也就是说神带着福音与慈爱降世为人,代表神重新与他的子民和好。这个理论就在《新约》的《四福音书》中。但问题又来了,基督如何能够走进人们的心目中呢?保罗看出了其中的问题,提出了圣灵概念,构筑了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位一体的复杂理论,它成为基督教立教的基础。后来基督教教义不断被复杂化,以至于大多数人已经没有能力完全把握这套深奥的理论要义,人们不得不放弃对此弥天大谎的任何质疑,唯有盲目信从。

但谎言毕竟是谎言,再高明的理论也难免会露出破绽,圆谎也就出现了。特别是随着人们自我意识的不断觉醒,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促使基督教教义的发展不得不放弃那些明显的难以为继的谎言部分,于是就有了宗教改革,以适应时代的需要,这就是圆谎。目前,新教教义是最进步的一次改革,但不等于说其教义就无谎可圆。正像前面所指出的,依然是谎话连篇,难以自圆其说。其实,根源即错,谎何能圆?!除非干脆去掉最初的弥天大谎,来做一次彻底的宗教改革,就像当今非实在论基督教所做的那样,干脆放弃神的存在问题,回到人的自信自立自成的观念上。因为,除非将耶稣的复活当作一种隐喻:耶稣是人不是神,耶稣死了,但基督精神则可以复活,并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否则,要圆肉体上的死后复活这样一个弥天大谎,实属不易。这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

一个非常显明的事实是,创造了耶稣基督这位救世主的基督教,已经经历了2015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似乎这位救世主并没有拯救人类,反倒使我们的民众越来越人心不古,越发败坏了。这一事实已经充分说明靠这样的教义,要想拯救人类,过去不行,未来同样也不行,是根本无济于事的。说到底,基督教教义的那些说教实际上不过就是一些自欺欺人的把戏!用了二千多年时间都没有能够拯救世人,难道你还能指望它能够改造眼下的世界以及未来的世界吗?指望它能够拯救你自己的精神生命吗?!

因此,如果说一定有什么上帝的话,那么人人都是上帝,人人都能成为上帝,人人都可以通过展现自己的圣灵而成圣。因此,只有破除这外在的权威“上帝”,才可以使基督教进一步向着更高宗教形

态阶段发展,而目前非实在论基督教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代表着基督教的发展走向。

其实,从历史的长河来看,宗教的发展是从泛神论开始的,然后进化到多神论,再进化到一神论,最后必然是无神论,一种更高层级上对泛神论(人人都是神)的回归。基督教处于一神论阶段,佛教则处于无神论阶段。目前西方的非实在论基督教也正在向无神论阶段发展。至于禅宗,则完全超越了一切宗教权威的藩篱,将自在幸福的权柄掌握在生活中每个人自己的手中。这是因为,严格意义上讲,禅宗已经不是什么宗教,而只是一种生活修行的方法与态度、价值观念。这正是破除一切传统宗教权威束缚的唯一出路。

实际上,英国非实在论神学家唐·库比特就认为整个传统的宗教历史时期都已经无可挽回地离去了,“我们也许能够直接从前历史跳跃到后历史。……那样我们或许能够切断充满仇恨、犯罪、禁欲主义和来生宗教的几千年丑恶史”<sup>[5]123</sup>,“简言之,处境就是,我们目前所有主要的宗教传统都在走向终结,就如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那些一度非常重要的宗教一样在古代终结了”<sup>[5]125</sup>。值得借鉴的也许只有旧宗教中对意识反思的模式或方法,特别是像禅宗所倡导的自净其心的心法。从这个意义上讲,倡导一种全新的无神论基督教就显得十分重要了。这是因为“后现代对真宗教的一个严肃定义是:宗教就是使你比你的上帝更聪明。……它加强了意识,给人以良知,帮助人们以一种更加透明的道德观看自己 and 他人。”<sup>[5]131</sup>说到底就是找回人们失落已久的自信心和精神家园,而不是什么上帝。

传统宗教与人生哲学的不彻底性表现在:(1)向往天堂性的另一个世界,如基督教的天堂、佛教净土宗的极乐世界、道教的仙界等;(2)寄希望于未来而不是当下,基督教的最终审判、佛教净土宗的因果报应、道教的得道成仙等;(3)奢望人定胜天并与自然对立,古希腊理性精神等;(4)期待于某种伟大理想的指引,如大同社会理想、乌托邦主义,以及空想社会主义等;(5)指望永不枯竭的世俗生活的动力,如儒家的淑世精神等。

要想摆脱这样的不彻底性,就必须去除一切人为制造编织的理想境界,拒绝一切名相的分别,立足于当下,积极进取,任运自在。对于未来基督教的发展而言,就是要吸收更多的禅宗思想,特别是“反对一切权威”的思想,融入到非实在论基督教之

中。在这方面,英国学者,也是非实在论基督教的倡导者库比特已经走到了前头,其所著的《生活,生活:一种正在来临的生活宗教》<sup>[6]</sup>,就将“生活禅”的理念发扬光大,并将之用于指导人们的生活。

总之,正如上面分析的那样,基督教要达到禅宗倡导的思想高度,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衷心希望,像库比特倡导的那种贴近日常生活的非实在论基督教,能够更多地融入禅宗的思想,发展得更加完善。

### 参考文献:

[1] 敦煌坛经合校简注[M].李申,合校.方广錩,简注.太

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 [2] 印顺.中国禅宗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 [3] 洪修平.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 [4] 约翰·加尔文.基督教要义[M].钱曜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 [5] 唐·库比特.上帝之后[M].王志成,思竹,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
- [6] 唐·库比特.生活,生活:一种正在来临的生活宗教[M].王志成,朱彩虹,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 张佑法)

周昌乐(1959—),男,生于江苏太仓,理学博士,现为厦门大学智科学与技术系教授、哲学系兼任教授。长期从事人工智能及多学科交叉领域的研究工作,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为心智仿造、圣学发微、禅法实证等。先后被聘为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工学)、厦门大学人工智能基础(理学)、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诊断学(医学)、浙江大学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学)、厦门大学逻辑学和国学(哲学)等5个不同学科门类的博士生导师。是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兼福建省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中国自动化学会机器人专业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智能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心智与计算》国际网络学术期刊主编、仿脑智能系统福建省重点实验室主任、《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编委。为福建省第六批“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福建省“计算机软件与理论”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并担任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lligent Systems & Knowledge Engineering 等多个国际学术会议大会主席。

